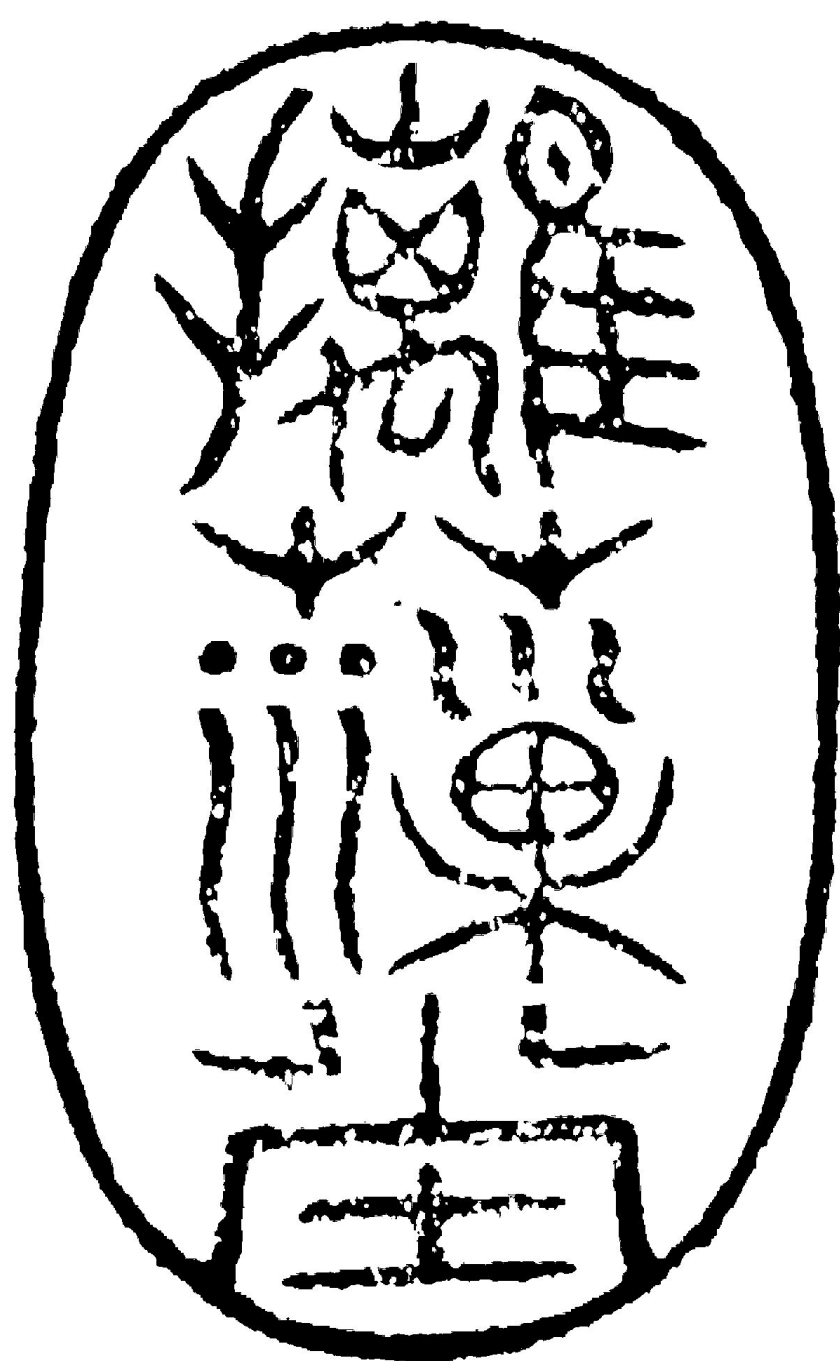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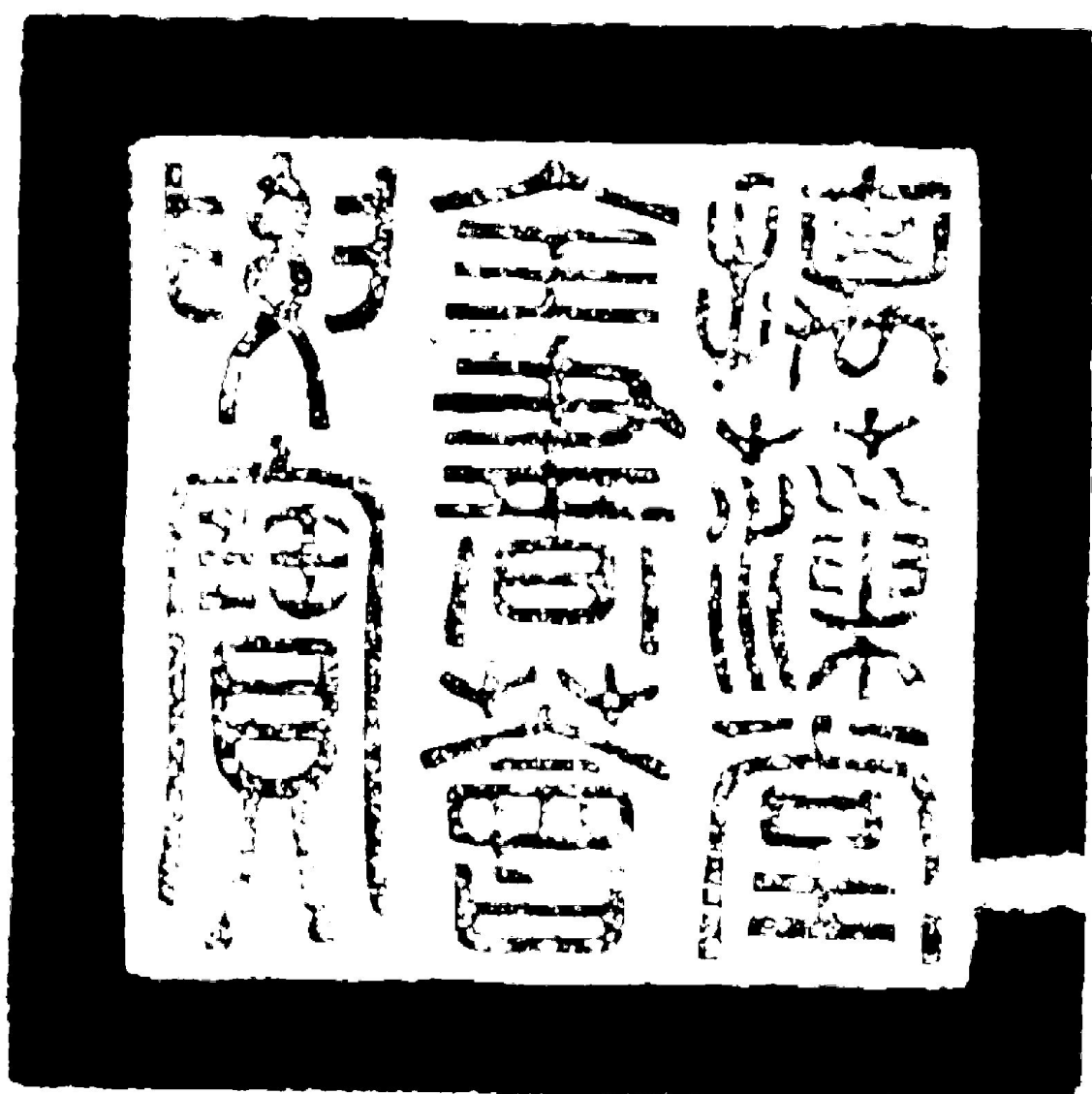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三十六冊
春秋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春秋通說十三卷 宋黃仲炎撰 春秋經筌十六卷 宋趙鵬飛撰		三七—一 三七—一七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通說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秋通說目錄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
目錄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上

卷六

僖公下

卷七

文公

卷八

宣公

卷九

成公

卷十

襄公

卷十一

昭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
目錄

二

卷十二

定公

卷十三

哀公

臣等謹案春秋通說十三卷宋黃仲炎撰端

平初尚書李鳴復進其書于朝仲炎字若晦

溫州布衣其書大意謂春秋有教有戒其教

存乎書法其戒存乎事實而無褒貶蓋一掃

言例之拘而毅然直據胃臆者然如論子同

生一條謂左氏因記太子生之禮并問名等

語故起此事恐非經文錄經者誤以傳文加

之又如宋伯姬卒一條謂書卿送葬故書卒

與上書宋災為兩節此類非一皆不免於好

為異說至於觸類引伸旁通槩論往往涉及

後代史事斷其得失亦非釋經之正體獨其

文辭條暢而議論亦嚴正不苟有足取者况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
目錄

三

春秋因史以成經故凡言史者必以春秋為

權度仲炎引史以證春秋而即執春秋以斷

史其理亦本相通言各有當未可概以泛濫

譏也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春秋通說序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褒亂之迹也為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序

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為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

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為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疎内外之差等不齊也叙此者為禮順此者為樂理此者為政防此者為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序

二

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叙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履轍所以懼後車也遇人變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裨焉至於吳楚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鬪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理道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

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
民生為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為君父為臣子為
夫婦為兄弟為黨友為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
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
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
稽記載互參始末為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
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
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
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
書其君歿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
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丘明丘明
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丘明
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
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為特詳是得其實
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

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或有得者穀
梁氏爾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攷故當據事以觀
經事或抵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為斷上以伸仲尼之志
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紹定三年五月朔黃仲
炎序

春秋通說

進表

臣仲炎言伏以六經統天地莫非用世之規萬物聚春秋尤切治人之道洪惟烈祖崇尚斯文仁宗命昌朝侍講於邇英曰監戒而不諱高廟置安國進解於座右謂喜學以無忘至若咨輔弼以致三傳之異同又如因荅問而審一言之造化可見先朝極討論之意所惜儒臣寡疏暢之功厥理未彰茲學幾廢允賴屬精之上哲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表

承宏遠之前摹臣仲炎惶恐惶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孔聖之修麟經猶禹功之抑洪水昏墊不塞曷臻九叙之歌亂賊匪除莫救三綱之壞即當時之事實為異代之鑒觀昭示燎原貴防曲突顧瞻折軸宜重後轅雖仍魯史之文實正周王之位用全教戒體極謹嚴自專門雜裒貶以論經使後世眩是非而難辨迄於科舉時文之弊尤為戲侮聖人之言因欲獻諛於今遂亦虛美於古晉重耳坐邀萬乘或善其明君臣之大經周世子外附

諸侯或嘉其存王室之正統南宮較藝首選在茲下國從風流弊甚矣獎崇功利誇譽詐權顧此時師友之染濡莫能擇善占他日臣工之獻替必至文姦臣肆舉業而罔功抱遺經而永慨潛心十稔課臺一編遠稽孟子之書近酌朱熹之論務陳理要痛翦蕪繁鳴世儒寡和之音闢衆傳多岐之礙強名通說頗異舊聞懼微命之填溝致此書之覆瓿僭塵閒燕期廣緝熙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躬攬大權作新庶政聞一善而川決明四目以天臨賢路亨通侈今日雲龍之會經帷啓沃變昔時仗馬之瘖日月就將海澤浸潤睠洙泗編年之旨尚闕申明念草茅攷古之勤倘垂乙覽察二霸之駁而宅心至正居一王之尊而立志自強睹喪敗起於佳兵則安靖以輯福推災異由於失德則兢省以導和刻桷築臺深虞侈欲取田納鼎永戢貪風中國盛則何懼荆蠻戎狄之馮陵家道正則必無仲子文姜之僭濫以至世變推移之故物情紛錯之繇郊雩嘗禘之經朝聘會盟之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表

二

皆可因文以攷引類而知息邪說放淫辭庶見仲尼之志求多聞克永世用增列聖之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謹繕寫前件春秋通說成若干冊囊封隨表繳進以聞臣仲炎惶恐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八十二 經部

春秋通說卷一

宋 黃仲炎 撰

隱公

元年

說元年者有二曰體元也曰明僭也所謂體元者曰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說則春秋黜周而王魯矣是不然所謂明僭者曰古者列國無私史諸侯不得自稱元年於其國是亦豈然哉虞書稱月正元日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為元者從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諸侯得臣其國內之人稱於國曰君其得紀年於國無可疑者內則所記生子者書於閭史閭猶有書況國乎魯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蓋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則周盛時也周盛時列國已各有

史矣漢荀悅亦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以此觀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者魯史舊文爾聖人述之以紀事而後世必以意義求過矣春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以商周之時異於夏之時也若三代不易時則孔子不應獨取夏時也歲有四時而春必冠焉夏后氏以建寅為歲首則寅為首春矣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子為首春矣孟子謂秋陽以暴

蓋周之秋夏之夏也七八月之間旱蓋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春秋於成元年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則知書春為周時明矣蓋周之孟春仲春即夏之仲冬季冬也宜寒而燠故以無冰為異而書也若是夏時之春東風解凍豈可以無冰為異而繫於其下哉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

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偏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月竊用天子之賞罰如所謂予奪諸侯大夫之爵氏者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僭哉

王正月

元年者魯侯之元年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何言乎

周之正月明諸侯奉周之正朔也夫尊為一人統臨天下此王者之常勢天地之大義堯舜三王之所同也周自幽王失德諸侯背叛戎狄因之遂墟其國逮于平王不能自振始去鄆郛之都東徙洛邑四旁之地已入于侯國者不可復取因寡就狹儕於邾滕於是貢賦不至而有下求朝覲不集而有下聘諸侯之大者自相雄長顧宗周蔑如也至於怨而取其未怒而執其使傲而請隧偪而問鼎闢兵於繻葛召會於

河陽常勢墮而大義泯矣夫因是以習習以為常雖有才識之士如晉叔向鄭子產齊晏嬰之倫出乎其間畢謀悉辯自為其國不以無王室為非也蓋至於春秋之末則又甚矣故孔子喟然嘆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謂周室雖微名義未改將以道濟天下舍東周其誰哉既乃即春秋以正一王之義當是時王室已不能班厯于諸侯諸侯已不復受朔于王室久矣而書于春秋必曰王正月焉所以挈天下

垂散之統而還於周之王也此教行則世之為臣子者當不以衰微喪亂而易其尊君戴土之心而僭竊之禍息矣其後諸葛亮用一隅之蜀圖興漢祚庶幾仲尼存周之志也若夫周瑜賈詡之徒自安於吳魏之佐非罪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古者不盟盟者不相信也或謂三代之俗惟周為薄盟詛之事生於誥誓之窮蓋世變之不得不然歟曰

非也世變雖下而人心之信未嘗一日不存也左氏述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蓋子路之行誼聞於鄰國雖背叛之臣猶且信之以為無事於盟況不為背叛者乎以此觀之凡諸侯之交際必有待於盟者是不能為子路而已矣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邾盟於七年書公伐邾所以見信不由中者未有不背者也三傳謂儀父者邾子克之字非也春秋諸侯未有書字者何獨於邾子而

字之其曰邾儀父者蓋邾之大夫任政者也儀父名也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皆以父為名也春秋之世凡不相信而後有盟不辨禮而後公及大夫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舜在側微象日以殺已為事及為天子則封象於庠而富貴之故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鄭莊公叔段同姜氏所出姜氏愛段而欲立之段驕其母之私愛而不恭其兄此固莊公

之所不能堪也既而段不得立而莊公立為莊公者亦可以善處此矣奈何藏怒宿怨處段於京初不加裁制養成其惡而遂討除之使無所容於其國仁者處天倫之際果如是乎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克者勝之之辭也所以為世之為人兄者之戒也苟知以鄭莊為戒則知以舜為法矣左氏謂段不弟故不言弟非也段之不弟固無足論而春秋亦未嘗以去親為貶也若以不言弟見其不弟則有書弑父而言子

如楚世子商臣之類者豈見其子也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貙

天王者代天理物之稱也宰冢宰也咺其名也仲子惠公之妾也仲子死於惠公之末年至是平王使來貙之待之以夫人也故以夫人待仲子則嫡庶亂矣以歸貙役冢宰則朝廷輕矣以天子諂諸侯而歸其妾之貙則君臣易位矣一動而三失萃焉此東周所以衰壞而春秋所由始也司馬通鑑論周威烈始侯

三晉以為天子自壞其禮不知周自壞禮固已起於平王之末陵夷二百四十餘年間其紀綱法度蕩然久矣尚何責於威烈也哉春秋書宰三宰咺也宰渠伯糾也宰周公也皆居冢宰之任者也然而或稱名或稱伯或稱公何也咺未賜爵而攝也糾以伯爵充也周公以三公兼也三者皆撫史之實而已矣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不相信也春秋此年書及宋人盟十年書疊伐宋敗宋師取郕防以見世之從事於盟約而無由中之信者未有不背者也不書公微者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君子在位則紀綱正紀綱正則國勢重矣小人在位則紀綱壞紀綱壞則國勢輕矣故君子小人者國勢重輕所係也觀祭伯以王朝卿士而外交諸侯可謂小人之壞紀綱者矣朝廷之上用小人以壞紀綱則國勢安得而不輕哉此春秋諸侯所以無王者亦王

朝有以致之也向使朝有君子守節死義為淮南所憚如汲黯公正不私無疆外之交如朱邑以正紀綱而尊國勢則周駕雖東必可復振無諸侯僭上之禍矣春秋書祭伯來豈不可為有國者用小人之明戒哉

公子益師卒

春秋書大夫卒有二義焉一以明君臣之義一以見當時專用公族為大夫之非明君臣之義者所謂教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

八

也明當時專用公族為大夫者所謂戒也夫股肱之虧元首之痛也故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三月之內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春秋以來禮廢義薄至有卿喪未葬而君舉樂如晉平公者矣故春秋卿大夫卒必書之惟弑賊出奔與夫黜免者則不書所以重人臣之終明君臣之義也若夫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卿大夫蓋以賢選也春秋列國之大夫惟取公族甚者如

魯三桓之子孫世執國政不復以賢選矣故春秋書公子公弟公孫叔仲季孫卒無他姓者所以見魯專用公族為大夫之非也使後之人君行其所教則遇臣有恩當不以土芥犬馬視其臣矣用其所戒則任官惟賢當不以天位私於公族矣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衣冠禮樂之所存也自古聖人分天下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

九

者非特人事亦天理也自周道衰王國無采薇之政諸侯無費誓之規於是蠻夷戎狄之禍交肆於中國故春秋書會戎會狄會吳會楚者皆所以疾華戎之無辨為後世戒也戎氏種或云徐州之戎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據其國都也左氏載定四年吳入郢吳子以班處宮是以兵據其國都也春秋紀兵之形十有二侵伐圍入戰敗遷滅襲取城追其事雖不

同然為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者罪一而已莒人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觀向姜之不安其室是莒子不能正家道不行於妻子也不知自反而怒其嫗國以兵入據之向之民何罪焉故書曰莒人入向忿兵也不能正家反已之所為也

無駭帥師入極

觀左氏之載隱四年諸侯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

十

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是則隱之不能制其大夫可知矣然則無駭入極之師亦豈其君之命也哉春秋書無駭帥師翬帥師以見君弱臣強之禍此其始也書其事即見其罪矣不以去氏族為貶也三傳皆以去氏族為貶非矣翬它日弑隱公罪不容於死而得稱公子者豈無貶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故春秋於此年書公及戎盟於七年書戎伐凡伯以歸所以著戎狄不可以盟誓結也唐渾瑊與吐蕃會盟而柳渾計其必叛豈非有見於春秋之教哉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裂繻來逆女見紀侯之不親迎也伯姬歸于紀見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也紀侯之不親迎是紀侯失夫之義也伯姬之不待親迎而行是伯姬失婦之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說

十一

也王通氏曰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說紀子帛者一曰紀子君也帛其名也一曰裂繻之字也以書法攷之若是紀君之名則莒子何以不名若以為裂繻之字則大夫不當加君蓋紀子者紀君也帛文誤爾或曰紀侯也何以稱子曰滕侯也而亦稱子蓋時王黜之爾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卒稱薨葬稱小君尊之也尊夫人者尊君之敵也子氏者何也穀梁子謂隱妻是也蓋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宋自桓以下娶于齊是隱所娶猶宋女也春秋於隱元年書仲子必繫之惠公所以別夫人子氏之為隱妻也文四年冬十一月成風薨其明年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蓋死而後賵含之也隱元年王使宰咺歸仲子賵則是隱元年之前而仲子既死非今之子氏明矣左氏因誤以今之夫人子氏薨為仲子薨遂以前年歸賵為豫凶事不亦誣哉平王雖昏弱亦何至歸賵於未死之人乎必無是也夫人薨不地明有常所也子氏之不書葬何也隱有遜桓之志不以成禮葬其妻也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世周道陵遲王綱圯壞於是謫見于天日為之食故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以明王者失道所致

也可無畏哉何休以為日有食之應一國一臣之事謬矣夫日光虧奪所關者大非君天下者何以當之李尋云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物同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豈為一國一臣之應哉善乎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詔曰朕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令二三執政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此蓋庶幾春秋之義也

若夫宣帝以五鳳四年日食歸咎於楊惲而誅之不亦何休之謬哉杜預以為日食忌正陽之月尤非也書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月也未嘗不以為忌也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正陽也而詩人醜之亦豈不以為忌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卿也書尹氏卒明世王卿也案尹氏自宣王幽王之時已居大臣之位故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至此當一再世而又告喪于魯故此年書尹氏卒其後昭公二十三年又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是尹氏世執東周之政也夫執政大臣國命所寄不能公選天下之賢而使尹氏得世世居之蓋其間必有弗克象賢者以壞法亂政此東周所以衰微也不惟周也魯三桓晉六卿齊崔氏陳氏皆世其官以執國政卒成僭逆之禍春秋備書其事為有國者之戒嚴矣哉

秋武氏子來求賻

莊十五年家父來求車書天王使而此不書使何也古者君在亮陰百官摠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平王崩桓王方立冢宰攝行軍國之事故不得以王命書也禮喪無求賻况天子乎以天子不能治喪而求賻於

諸侯以諸侯不能賻天子之喪而待於求君臣之義胥廢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生相往來死相赴弔有朋友之義焉故春秋書外諸侯卒葬以見其恩且明易代也內曰薨外曰卒非異之也外諸侯薨而以卒赴者自執卑禮也故魯史因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書弑逆之事不徒正名定罪而已蓋使後世為君父者明其為禍之慘而謹戒之務絕其萌焉爾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左氏載衛州吁有寵於莊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而弗聽既而立桓公故州吁弑桓而代之立桓之見弑由莊之不早辨也驕其